

保

甲

書

保甲書卷三

廣存目錄

論泊邑

陳世儀

里甲

顧炎武

棉陽學準一則

藍鼎元

獻縣志保甲序

戈濤

請設立鄉官鄉鐸議

龔景瀚

保甲論

沈彤

鄉治

張望

慎選鄉約論

于成龍

保甲示

彭鵬

答章觀察問保甲

陸燿

飭取州縣輿圖檄

陳宏謀

通飭留心圖冊檄

陳宏謀

保甲說

李光型

通飭清釐保甲檄

張伯行

能行保甲之益

汪輝祖

保甲不煩

栗毓美

保甲實在可行

何士祁

保甲議

黃中堅

與胡邑侯書

任啟運

三省邊防備覽策畧一則

嚴如煜

鳳臺縣志論編查

李兆洛

諭議每族各設約正

陳宏謀

誠愷民

于成龍

敬陳風化之要疏

三條錄一

凌如煥

與蜀中當事書

陳宏謀

查邪教

王鳳生

請稽保甲以便徵輸疏

徐鼎

直隸保甲

黃可潤

社會保甲相經緯議

晏斯盛

保甲書卷三廣存

古遂徐 棟致初輯

陸世儀

字道威號桴亭江蘇太倉人有桴亭文集思辨錄等書

論治邑

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地方分邑爲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於鄉約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徭役一皆緣此而起頗得治邑貫通之道

今之爲治者動行鄉約社倉保甲社學紛紛雜出此不知爲政之要也鄉約是綱社倉保甲社學是目鄉約者約一鄉之人而共爲

社倉保甲社學也社倉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學是民信事
許多條理曲折都在此一日講究不然徒羣聚一日說幾句空言
何補益之有

治天下須用得幾賢督撫督撫古牧伯也治一省須用得幾賢縣
令縣令古諸侯也治州縣須用得幾好鄉長鄉長古鄉大夫也得
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

顧炎武字南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有天下郡國
利病書藏中隨筆日知錄亭林文集等書

聖學

常熟陳梅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閻有胥四閭爲族
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

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
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得易簡之意此周家
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兼
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蠶靡其可得乎
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或謂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
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

蓋鼎元字王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官至廣州府知府有鹿洲初案續案平臺紀畧等書

棉陽學準一則

保甲之法周官比閭遺制也本誠而力行之其用大矣若行之不
誠有名無實或滋煩擾加科斂反以厲民故爲牧令者必推心入

小民之隱而後保甲行焉

於是明堂間以鼓舞之使保甲長皆公正恪勤而其民臂指聯絡外侮不生且暮知其所爲出人知其所在善相勸過相規婚喪相助患難相恤油油乎仁讓可風不特詰奸弭盜而已卽止於詰奸弭盜其於治亦思過半矣蔑誠意而視爲具文雖良法無所用也

戈

溥字芥舟號蓮圃直隸獻縣人乾隆辛未進士官

獻縣志保甲序

保甲與甲甲相似而實不同里甲主於役保甲主於衛比閭族黨鄰里鄉鄰之制主於教軌里連鄉之制主於軍故古屬司徒而今列武備保甲莫詳於宋熙甯初專主盜賊煙火之事其後諸色雜

役莫不責之是自食其法也今制保正職緝保長甲長遞相檢與鄉地分司無涸意至美矣然往往行之寡效者上主於衛而下疑於役故影射陰附之弊生而賄囑科索之事起急病於擾緩病於弛籍病於繁不擾不弛不繁則保甲之法固良法也烏得以熙寧之官而疑之

龔景瀚

字惟順一字海峯福建閩縣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至甘肅蘭州府知府有滄靜齋文鈔並外論

請設立鄉官鄉鐸議

古之大國不過百里卿大夫士數百人分而理焉猶虞國之不治而今之州縣大者數百里甚者若陝西之西鄉四川之太平大甯周圍千餘里四五千里矣聖門高弟若冉求之藝孔子但許以千

室之邑可使爲宰而今之州縣大者數萬戶且十萬餘戶矣豈今
人之材皆遠過古人耶刑名任之錢糧任之驛站任之捕逃緝盜
任之徵糧徵課過餉過犯私鹽私茶私墾私鑄無一不當周知也
無一不當躬親也命案多者相驗或厯旬月而不能返署詞訟多
者審斷或連晝夜而不敢少休衝途之州縣則勞於迎送困於供
支附郭之州縣則疲於奔走瘁於應酬憂貧救過之不暇而欲其
爲百姓勸農桑興教化也難矣督責愈亟案牘愈煩處分愈嚴趨
避愈巧其有志者瘁精殫神欲以兼綜衆事而未必事之能精其
不肖者遂乃一切棄置日耽逸樂升沈得失聽之萬一之數此吏
治所以日下而民事所以日荒也且州縣之所用者不過書辦衙

役鄉約保正等耳奴隸使之笞辱及之衣冠之家及鄉黨稍知自愛者皆不屑爲充此役者非窮困無聊之徒藉此以謀口食則狻悍無賴之輩假此以遂陰私此豈能分州縣之憂代州縣之事者舍之則無可用之人任之則非可信之士於是以一身泛泛然臨於百姓之上其勢旣渙然而不相聯其心亦漠然而不相顧上之情欲達於下而一人之口不能家喻而戶說也下之情欲達於上而一人之身不能親至而徧歷也故 德音屢下良法美意歲歲及於民而州縣率視爲故事應以具文百姓不沾實惠者非皆州縣不得其人其勢實處於無如何也夫治水者下流通而後上源可得而濬會計者散數理而後總數可得而清今天下之事皆自

州縣起州縣壅滯叢脞則內而六部卿侍外而督撫司道雖竭精殫力曷有濟乎竊見成周盛時比閭族黨皆以上士中士下士爲之其制至纖至悉齊之軌里連鄉猶存此意此保甲之所由昉也漢有鄉三老以掌教化十里一亭立之長以司其方之事有嗇夫以主稼穡有游徼以主徼巡又有求盜以主盜賊其秩皆百石或二百石各任其職朱邑爲桐鄉嗇夫其功名乃遠過大司農時亦由得行其志也故成康之時號稱極盛而兩漢吏治民風猶爲近古今州縣所轄之地太廣所理之事太繁似宜倣照其意設立鄉官小州縣因鄉設立四員足矣大者酌爲增置所有鄉約保正保長及一社一鎮之長皆屬之以保甲爲先務清查其鄉之戶口田

上各爲一冊編列稽查村鎮之長分管其地鄉約保正等各司一
事或主催徵或主農桑或主緝捕或主差徭而鄉官總其成而選
壯丁教之技藝農隙以時較閱一鄉之中戶婚田土雀鼠爭訟爲
之剖斷固直以免小民公庭守候之累有不決者乃送於州縣酌
酒再降賄賂宿娼卽令責懲以其事報州縣每鄉又設鄉鐸一員
逢朔望會同鄉官傳集居民講 聖諭雜用方言俚語務期明白
易曉俾村僻人民咸知禮教不敢生事爲非宣講既畢卽令聽講
人民公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素行爲善者書之善冊不孝不
弟所爲不法姪醜狡悻者書之惡冊善者一年不變申之州縣請
旌惡者三月不改申之州縣責懲再不悛改照例充發其有邪說

惑民者隨時稟報究辦情親地近耳目易周時時爬梳而民皆興
起於爲善村鎮亦各設村鐸鎮鐸均屬之鄉官其所用必選派家
道殷實明白曉事衆所信從之人推廣其意卽進士舉人貢生在
籍候選爲衆所服者亦準充是選鄉鐸村鐸鎮鐸皆令教官保薦
文生員之品行端方詞旨朗暢者充之然必隆其體統優其禮貌
詩之厚則自待者不薄而不肯自棄於不材賞之隆則所望者甚
奢而不貪目前之小利生長之地情形素所熟悉則利弊明而不
至展俗而失宜鄉曲之近耳目衆所昭彰則好惡公而不敢任情
以自恣其視一鄉之事如一家之事知之旣周爲之必力州縣總
其大綱上司核其得失上下相維臂指相使禁無不止令無不行

勸農則野無惰民催科則里無逋賦興文教則有睦婣任卹之風
飭武備則有伍兩卒旅之衆戶口清而奸宄無所容田疇清而爭
訟無自起興利則利無不興革弊則弊無不革惟上之所欲爲耳
或謂本地之紳衿恐其有所偏徇且或把持鄉曲則今之刁生劣
監豪健武斷者正不必爲鄉官名之爲官衆目所視衆手所指偶
有偏私羣起而攻之矣且州縣所司何事今之書辦衙役鄉約保
正皆本地人也不慮其爲弊而獨慮此乎所慮者 國家億萬年
無疆之業生齒日蕃奸良雜出小有騷動在所不免每次必以添
兵爲善後經費有常歲之所入止有此數其後將何以爲繼竭天
下之全力以養兵無事則坐食以虛糜國帑及至有事徵調半天

下而兵又不敷用乃臨時招募鄉勇以佐之其費又倍蓰是兩失也今若力行保甲宣布教化百姓皆有尊君親上之心習於坐作進止之法行之數年著有成效在城近城之壯丁倣唐時更番入衛之法輪直保護倉庫城池則各府州縣之城守營及分汛防守之兵皆可罷也店舖寺廟關津卡隘稽查嚴密巡邏勸謹奸徒不得托足匪類無從溷入則各營汛坐墩守臺之兵皆可省也卽各路之協營亦可減省惟提督總兵於要害之地擁衆兵數千聚而不散合而不分隨時操練隨時教訓隱然有豹虎在山之勢如善奕者一著可以照料一方正不必節節爲防處處安兵也歲可省度支之半取其十分之二以爲鄉官鄉鐸之祿又取其十分之三

增州縣之公費俾以暇時置備軍器軍械並犒賞之用府道以農
隙閒往較閱申明號令昭示賞罰一旦有警率以殺賊如子弟之
衛父兄有不踴躍爭先者哉明臣王守仁之平甯藩平泃頭桶岡
諸賊皆保甲也較之臨時招募鄉勇皆亡命無賴之徒從征則不
甚得力遣散則反勞顧慮其相去何如卽較之臨時團練鄉勇心
志不一技藝不精其相去又何如此卽古者寓兵於農之制而唐
之府兵明之衛所又不足言矣教化行而民不爲賊保甲行而民
可爲兵景漸以爲今日之急務無有過於此者卽將來倘遇不虞
其急務亦無有過於此者是誠久遠善後之策也謹議

此篇當與鄂文端公議州縣不必設副官鄉官疏參看疏載

牧令書政畧卷中

沈彤

字冠雲號果堂江蘇吳江人預修一統志議敘九品官有果堂集

保甲論

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地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於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爲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夫今之保甲卽周官之鄉之州黨族閭比遂之縣鄙鄉里鄰也保長甲長卽鄉大夫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

之縣正鄙師鄴長里宰鄰長之屬也周之時自鄰長而外皆爲士大夫士大夫皆有德行道藝之賢者能者也故分民而使之治而遂各道之以親親長長慈幼之恩勸之以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之誼教之以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耕耨也則趣之行役也則作之財賦也則斂之讀法也則從而勸戒之媿者賞惡者誅而無或不共其職故成康之世天下無有一家一人之不治焉今之長保甲者雖不使之治其里黨與周之里宰黨正不同而里黨之不法者罹患害者皆得以達之州縣是亦周時分里黨之治之一端也爲之者其人大率庶民之顧利無恥不自好者弊且百出安有其效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長十甲

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樸直者爲之保甲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爲之賢者能者其陳說事之始終必有序而不淆論列情之曲直必以實而無僞抑其平日必有以表率之教導之使其心不終汨於邪僻又必有以區畫之安處之使其食與衣不必由於兇惡厯久漸馴而里黨之風自歸於正使慮士之賢者能者爲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爲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故與任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兇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搢紳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可也及功過已

善則儲其大小輕重而賞罰進退以爲勸懲必且感德畏威而職
無不盡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
景儼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蔡元
世名儒若魏子才顧甯人輩又莫不稱爲治教之基則非迂遠而
濶於事情可知也在更化之初必有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
相與安之且歌誦之矣

張

望

字樓壇號閏楊江西武甯人有閏楊先生集

鄉治

天下之治始乎縣縣之治本乎令然而縣令成教化一風俗以聞
於宰相天子非其特立而孤行也下有丞又有尉亦非丞與尉之

輔而足也此其故爲縣令者殆未有以明焉 朝廷垂意爲縣矣
勤勤於必得其人得人矣又慮以一邑之大民之衆上與下不相
屬政令無與行威惠無與徧雖謹且廉而其政不舉於是里有長
鄉有約族有正擇其賢而才者授之然後縣令之耳目股肱備也
縣令勤於上約屬正與長奉於下政令有與行矣威惠有與徧矣
族之人有一善則其族勸之一族矣里之人有一善則其長勸之
一里矣鄉之人有一善則其約勸之一鄉矣有一不善則斥之一
族矣斥之一里矣斥之一鄉矣旣已如此縣令於政理之暇又時
召是此三人者而問百姓疾苦人情嚮背而以考吾政優優怡怡
勞來而燕養重之以樂乎其心而警其怠宣上之德意於民民皆

曰上之愛我如此也上之期我以君子善人如此也吾日見鄉里風俗之美也一鄉如此他鄉可知也一縣如此他縣可知也豈非鄉治而國治國治而天下治乎如或縣令不能奉承朝廷之意以求化民成俗至以苟且疏濶爲事族正旣授以虛名而不問鄉約殆非所謂約也里長殆非所謂長也其小者理戶口治館驛大者剽掠殺人必以告一切奔走奴隸之而已一不當則羣卒叫號於其家而怒詈辱之於廷矣而率其民以奉乎令者固不責焉況不選擇而使使之又不以禮則夫自愛者不肯爲爲者類鄉里無賴之人耳借以生事容姦賈禍於民而陰享其利且彼亦窺上之以無恥待也衆之所謂下流而居之雖欲潔清不汙不得也遂盡

從而棄之上之人又孰從而信之不惟上之人不信而已卽以已之不善而教人善以已之惡而謂人惡平居誹謗其誰信而服之乎不信不服而鄉里之患不可言矣訟獄盈庭簿書矻矻縣令日昃而不暇食焉極於囹圄充塞赭衣半道而不知誰之爲之也其亦疏而失其本哉

于成龍

字北漢山西永甯人崇禎己卯副貢生官至兩江總督謚清端有政書

慎選鄉約諭

朝廷設立鄉約慎選年高有德給以冠帶待以禮貌每鄉置鄉約所亭屋朔望講解上諭十六條所以勸人爲善去惡也至於查姦賊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賴焉無如黃屬風俗澆漓教

化陵夷凡有司勾攝人犯差役不問原被告居址輒至鄉約之家
管待酒飯稍不如意詬詈立至且於朔望點卯之日肆行凌虐倘
人犯未獲卽帶鄉約回話是差役之嚇詐鄉約倍甚於原被二犯
甚之詞訟小事必指鄉約爲佐證投到聽審與人犯何異且一事
未結復興一事終朝候訊遷延時日無歸家之期離縣近者猶可
早來暮去其遠在百里外者卽以點卯論兩日到縣一日點卯再
兩日歸家是半月內在家不過十日加以協單人犯清理區保手
忙足亂無一甯晷甚至賣典婢女止應得鄉約一年當日給冠帶
待祖貌之優典何在講解十六條查姦戕暴之良法何在一旦責
以風化彼鄉約曾未家居何由而勸人爲善去惡何由而諭人出

入守望名實不符上下相蒙顏靡至此尚可言乎因之年高有德
鄰爲奴隸殷實富家視爲畏途或情或賄百計營脫而寡廉喪恥
之窮棍兜攬充役串通衙捕魚肉煙民以編甲漏造爲生意以投
呈證佐爲活計惟恐地方之不生事也居民之不與訟也差役之
不來照顧官府之不來呼喚也事勢至此尚可言乎故報充鄉約
巡檢有常規差役有常規書辦有常規此等銀兩非出之煙戶而
何鄉約之苦至此極矣於是有半月之鄉約一月之鄉約有朋應
幫睦之鄉約重如問徒擬軍求脫離而不可得更有良心喪盡之
輩報一名賣一名臨時必用陪點上下交接又有頂手積弊銅習
不可救藥欲端風化靖地方不同癡人說夢乎茲奉憲嚴檄力行

保甲本府仰體德意痛革前弊爲此示諭地方人等知悉自後於
適中之地立鄉約所亭屋選年高有德者擇吉迎送給以衣頂行
二跪一揖禮在鄉約所任事朔望諭鄉民聽講十六條此外一不
許票仰協拘人犯二不許差役到家飯食三不許原被告指爲證
佐四不許朔望點卯五不許請立印簿六不許差督編查煙甲七
不許買辦軍需八不許人命盜案牽連姓名九不許投遞報呈十
不許紳衿把持凡人命盜案勾攝人犯惟保長地方是問惟爾鄉
約無事則勸化愚民有事則密稟自封用圖記牢釘星夜飛遞一
年更換地方平靖訟獄不興者年終給以稱職字匾地方多盜訟
獄繁興者年終書不稱職用木刻條釘於門首或斂錢擾害不公

不法者訪實即時懲革於縣前懸大木牌書貪惡鄉約姓名於上以示勸懲於以端風化靖地方庶幾近之矣凡我屬邑勉力行之以宣揚上憲德意未必於地方風俗無裨益也

彭

鵬字九峯號無山福建莆田人順治庚子舉人官至廣東巡撫有古愚心言等集

保甲示

保甲行而弭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姦宄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無一善不備焉行之不善則民累滋甚如朔望鄉保赴縣點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兩次取結索錢二累也四里委員下鄉查照供應胥役三累也領牌給牌紙張悉取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鄉鄰不謔卽以誤更恐嚇餽錢乃免五累也又保

掩粉飾如有所見隨事興革者另稟條陳候奪此圖冊不妨緩至三月以後徐徐查造送到或先造冊或先繪圖皆可不拘各官平日已留心於此者此番再加考訂自更確切卽平日未曾留心者乘此考究亦未爲晚古人左圖右史冊卽史也爲學如此爲治亦然各官果能於圖冊各條有一番查考了然心目之間不但自己熟悉地方上司問及可以隨時登答從此因勢制宜隨事措置事經理凡有興革必協機宜遇有災荒查勘等事緩急必有布置於地方民生必有裨益於各官才情識見亦必長進本部院展此圖冊得悉地方情形民生利弊并卽以此覘各屬辦事之虛實勤惰幸勿視爲迂濶不急之務而忽之也分防之丞佐一體造送

圖式

一圖幅長三尺方三尺北居上南居下左東右西先將圖幅俱畫方格每格四方各一寸每方作地五里先以此作爲地盤然後按其遠近填寫村莊河湖道路可以數格而知幾里毋庸於圖內另寫里數

一縣境多大牙相錯須隨其寬窄長短圓缺不可取方其縣城各就方位填人不必縣城定居中間更不可四方填滿與棋盤相似

一境內每村畫一小方圈上寫某村字樣註明戶口共若干係鎮市馬頭者將方圈填紅色駐劄文武官兵者畫一小旗以別之

其通某山某河都
縣縣界明何處
路仍宜明正
明通某處

塘汎亦畫一小紅旗

縣內凡通行道路用紅筆連點隨其曲直僻境小路則不必也
河道填綠色印於河內填某河源出某縣某處於某處入境於
某處流出某境歸入某河湖字樣能否行舟有名山嶺畫出填
明某山嶺其餘小山土嶺俱不必畫

一城垣止照方圖繪出其城內衙署廟宇均不必畫有兩城者亦
繪出

一週回與鄰縣交界俱畫紅線隔之紅線以外則鄰縣也仍於紅
線外畫一鄰境之村莊填某縣某村自此至某縣城幾十里
圖幅止用堅厚棉紙不必用絹亦不必裱惟在里數方位確切

不必精工美觀不必裝點景致圖後寫某縣某某繪呈字樣俟本部院閱定然後發府彙繪府圖

冊式

一城垣週圍幾里幾分東西南北幾門係何名目城垣或在山坡或在平地城身高寬幾丈或磚或石或完固或坍塌曾否估計銀若干無城者將有無基址若干丈查明敘入四關廂有無鋪店民居約若干戶

一城內某某衙門一所 文廟一所關帝廟一所城隍廟一所某壇在某門外城內有公館及大寺廟皆列出

一縣境東與某縣交界幾十里南與某縣交界幾十里西與某縣

交界幾十里北與某縣交界幾十里東北西北東南西南里數照此列出

一縣境幾里都曰某里某里共幾百幾十村莊幾萬幾千煙戶有無

苗徭凡局寨附列於本條之後每局空一字寫

一境內之東西南北大村市鎮某某處馬頭埠頭某某處煙戶若干小者不列埠頭有何項船隻通行何處

一境內有無水渠是何名目官私堤垸圍障幾處附列本條之後每圍障空一字寫

一水田山場湖灘蕩河塘田地各若干頃畝是軍是民各田地每畝科則如何民間買賣田地每畝約價值若干田地至頃畝而止不列尾數

一額徵地丁共銀若干每兩加耗若干南漕糧本色共若干或折色若干隨徵清項銀若干歷年是否歲內全完有無拖欠每年解稅契約若干典當行帖稅課約若干所徵正雜銀兩存留若干起解若干糧或存倉或供支兵糧每年有無存剩凡銀數至數至石而止不列尾數

一常平倉定額貯穀若干現貯穀幾萬幾千幾百餘石或稻穀或包穀或米麥不列尾數城中倉幾間或某鄉村有倉貯糧若干歷年平糶或米或穀有無存價未曾買補歷年出借十分之幾有無拖欠

一社穀若干分貯城鄉幾處有無社長經管歷年曾否出借生息

有無拖欠某鄉村社穀附列此條之後

一米穀價值歷來貴價若干中價若干賤價若干民間市米合官倉斗若干

一境內食鹽從何處運販向來有無商店每包幾斤每斤計價若干所用何項錢文有無砂板私錢每銀一兩換錢若干市戥比庫戥大小若干民間交易用銀用錢何者爲多銀色是否足色

一民間山地種植何物水田種植何物何物於何時種植何時收成水田刈穫而外再種何項雜糧山中出產何物民間耕田外作何生理居多

一鄉紳某某原任某官因何回籍或現任某省已故者不列

一 文進士某某武進士某某舉人某某武舉某某故者不列貢生
幾名不列姓名

出仕者列於
鄉紳條內

一 捐納正印雜職候選官某某監生幾名不列姓名

一 歲科考童生幾百名生員幾百名武生幾百名書院義學幾處
經費何出無則不列不可因此勉強粉飾

一 崇祀名宦某朝某官某某本朝某官某某

一 崇祀鄉賢某朝某某本朝某某

一 旌表節孝婦女某某氏孝子某某註明存故

一 境內有無帝王名臣名賢陵墓祠宇有何古蹟名山古剎及名
人碑刻書籍無者不列

一境內文職文官某某武職武官某某止列姓名不敘履歷或某鄉駐劄文官某武官某有無土司世職某駐劄某村寨無者不列

一城內駐兵幾名某處駐兵幾名境內塘汛幾處某路口某某塘汛兵幾名

一境內扼要隘口某某與某縣交界離本城幾十里有無文武官兵駐劄

一境內通衢官路幾條相通何處大橋幾座渡口幾處是官渡民渡無則不列

一定額孤貧若干名額外若干名每名日支口糧若干每年支花

布銀若干有無育嬰堂收養嬰孩若干經費若干

一縣境幾驛何處離城幾里驛馬幾匹夫幾名或有驛丞經管或係縣管馬匹日支草料若干夫役日支工食若干有無遞馬幾匹

一境內安插軍犯若干名流犯若干名或在城或在鄉有營業者幾名常作匪竊及滋事者幾名平日有無頭人管束印捕官曾否不時查點

一監獄幾間是否分別內外男女牆垣是否高聳堅固禁卒幾名現在囚犯幾名日支囚糧若干每年曾否給棉衣一次

陸建瀛曰文恭繳取圖冊其式鉅細畢舉可以知地方之情

形卽可以知該官之才識真封疆手也

此與保甲冊可相須爲用

通飭留心圖冊檄

地方官職在牧民民之事卽已之事也一舉一動皆須從民生起見舍爲民而言辦事其事可知其居官亦可知矣先經本都院將三十四條列冊諮詢在本都院因欲知各官如何辦事亦正欲各官知職分之內原有如此應辦之事也又令繪畫村莊輿圖呈送本都院因欲知地方之情形亦欲各官皆知境內之情形所以縣曰知縣州曰知州義正取此其送到冊圖除有遺漏舛錯者駁令另覆另繪外其餘俱存以備查閱第恐各屬未曉本都院列冊繪

圖之本意仍視爲新官查取事宜地圖之故事或以爲圖冊既已呈送了此公案其圖冊所載可以不復置念或冊內事件被更改意登覆未奉批駁遂謂事有報案縱有他弊未便更改牽強回護益復錯誤在不復置念者安於懶玩難以振作卽牽強回護者習於固執亦欠通達均非本都院取圖列冊之意仰該官吏轉飭所屬務將冊內所列各條隨卽體察或宜整飭或宜變通或宜推廣而力行或宜因時以措施或宜去弊以存利或宜循始以要終其圖內有莊則宜時加展闕民有詞訟可披圖以察其遠近因公下鄉卽卽圖以參觀其情形他如借還常平借還社倉勸種蠶桑興立義學選充鄉保稽查匪類緝拏竊賊一展輿圖村莊疎密道里

遠近宛然在目情形既已熟悉措施自然協宜可以補前冊所未載可以改前冊所未明每日披圖列冊卽常覺有應辦事件不致放浪官齋而民瘼全不在念足跡雖有不到心思則無不周四境之內如一家萬民之衆如一身如此庶不負本都院繪圖列冊之意其有新任而前任已將圖冊送過者亦可將送過之圖時加展閱以悉境內情形並將原奉諭帖及覆冊時加查核悉心經理限三月之後就所辦情形照式另造登覆以覘才識卽本官先已登覆而過後續有變通推廣與前不同者亦許將不同緣由備細回覆以覘長進該府州亦就所屬圖冊隨時稽查隨事指督以覘實效均毋視為迂泛而忽之

按此二檄非言保甲也而皆保甲之所貫通得其意者推而行之政無不舉矣

李光型

字義卿福建安溪人官彰德府同知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

保甲說

記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苟一鄉之事不治何論一縣保甲者分之極其細而不紊合之盡其大而不遺故必知地方之險易村居之疏密而後聯比分甲可行出入守望之政知墩臺驛遞之遠近橋梁舟楫之所屬而後期會修建可行奉公利濟之政知水土剛柔之性山澤原隰之宜而後區種別材可行因地利民之政知人民生聚之多寡地利物產之盈絀而後勞民勸相可行農

未相資之政知閭里疆域之息耗居民世業之貧富而後誘勸蓄積可行斂散調恤之政知姻婭族姓之相聯比閭同里之相屬而後讀法講諭可行孝友睦婣之政知田園家室之有賴四民藝術之有託而後分別勤惰可行課督鼓舞之政知剛柔知愚之異質奢儉貞淫之殊習而後旌淑別慝可行勸賞刑威之政是故一行保甲而政具舉矣人徒見吏胥約保之奔馳門牌冊籍之更疊出役應差之勞什伍連坐之患而曾不聞衛養教利之政以此民志不安交相逃避吏胥約保緣以爲姦宜共指爲擾民耳要在爲州縣者周覽封域明辨水土詢問風俗體察人情簡節而疏目得其大意之所在以次漸興而絕無強民之迹斯可以行之久而相安

也

深明保甲之用正與陳文恭公圖冊相表裏

張伯行

字孝先號恕齋河南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清恪有正誼堂文集

通飭清釐保甲檄

保甲之設固以稽查姦宄實以勸勉良善誠久安長治之道也如一舖之中甲有保長一甲之中戶有甲長休戚何等相關稽察自難容隱奈有司奉行不力地方人等視爲故事以致匪類潛藏禍患弗恤或游手不事生業流入賊盜或停柩不急葬埋毀於水火或生女不撫養殘溺以傷生命或使婢不遣嫁久錮以干天和至於富厚之家以奢靡爲豪舉貧寒之戶以覓食爲活計富者欺貧

貧者伎富一當凶歲禍亂遂生思之可爲寒心且有外來之人圖
爲鼠竊或潛身廟觀或窩匿山澤惡莠恐其亂苗不可不察也爲
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依事理立即通飭各屬縣於每舖之中計
戶分爲幾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於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
誠慤一人以爲甲長每戶照頒式各給牌一面懸於門首甲長亦
照頒式給長柄牌一面立於門首飭令遵照牌文互相稽察朝夕
勸勉除查獲逃盜該保甲即時拘報外游手者教令勤事生業停
柩者催助出殯郊原生女當存撫養長大隨分字人使婢計年二
十毋愆期卽爲遣嫁倘有不遵該保甲鄰佑隨時據實舉報究治
再每甲十戶之中貧富不同或係上上上中上下下之戶或係中上

中中中下之戶或係下上下下中下下之戶分爲九則秉公確報於門牌戶名之下俱詳明衣食豐歉之數以憑查奪其舖內紳衿勸令舉行社倉以爲小民表率各舖俱有所蓄卽遇饑饉亦可恃以無恐且將舖內人等或躬行孝悌或和睦閭里或周濟孤寡行善事幾件或武斷鄉曲或包攬詞訟或酗酒賭博行惡事幾件一一據實填註牌內以憑勸懲如有外出者於牌內填明因何事故前往某處回日註明於某日回家倘敢抗玩容隱不據實填註立將該舖保甲一體治罪至僧寺尼菴道觀務與民戶一體編入甲內給牌開明尼僧道士若干人此係宣布實政爲民造福毋得泛視自貽伊戚該府州縣務要實心奉行造冊呈送以備查考其冊籍

紙張書寫工費各該縣自爲捐備不得私派鋪民如有經管胥役串通保甲科斂鋪民分釐者或被告發官則飛章參處役則立斃杖下慎之

汪輝祖

字煥曾浙江蕭山人乾隆乙未進士官道州知州有佐治藥言學治臆說等書

能行保甲之益

力行保甲是注考時必須之政蹟然已成故事矣往余佐州縣幕二十餘年欲贊主人行之竟不得歲丙午謁選至京師會稽茹三樵先生自述令南樂時會歲歉以舊無門牌種種棘手捐資設空白簿備筆墨每一地保給簿一本筆二墨一令將所管村莊挨戶填註閱三月另給一簿複填一次半年後乘便抽查與簿記相符

乃捐資填門牌逐戶分給頗著實效余謹識之不敢忘比至甯遠俗稱健訟牒中隣右率以數里數十里外左袒之人列名充數縣無魚鱗冊山原相錯各以意爭又地多外籍流民以壘山爲名潛留作匪皆不易爲治因如先生教行之令地保將管內四至接壤及山多田多有塘堰若干橋梁若干大路通某處小路通某處某上著住已屋業何事某流寓主何人有無恒業一一註入簿內凡四換簿始抽查無漏然後捐發門牌間有漏戶者具呈補給不半年無業之流民莫爲之主冒充隣佑者可以按冊予儆山原亦稍稍有界址可據盜息訟簡邑民稱便去甯遠時彙三十六里印簿移送後任且語之曰四年承乏無一稱職惟此一事可爲他年

彙本不無小補故詳誌之以廣先生之教云

事不煩而民不擾初行保甲時此與卷二保甲事宜稿中繕

造法爲最上乘

栗毓美

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嘉慶辛酉科拔貢官至河南山東河道總督謚恭勤有實政遺編

保甲不煩

保甲止須將格式交地保轉交牌頭填寫按期呈送其爲匪者鄉民不敢指實但註無業二字聽訟之間或下鄉之便隨時抽查可以以不勞而理今之保甲不行或行之不善者不耐煩耳如此辦理何煩之有

何士祁

字仲京號竹簫浙江山陰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江蘇川沙廳同知有學治補說川沙廳誌書

保甲實在可行

保甲一事余任川沙先發空白冊令各圖地保按戶分填註明人口年歲田賦事業填竣呈繳再令本圖紳士復查俟查齊之後置之大堂公座每訊一案就冊檢查令案中人詳言之而核其冊中所開者訛卽更正有旁觀聽審者亦詳訊之并訊及其隣佑親族下鄉亦攜以自隨如此半年十得八九然後捐資刻板頒行各集地保需索或謂繁劇處不可行殊不知繁劇特城廛市鎮耳至於鄉村與簡畝何異但須實心耐煩則查明一鄉卽一鄉受益未可以其難而忽之

保甲不但可弭盜也稽田賦則錢糧不能欠田土之案無虛假矣

稽人口則男女不能淆婚姻之案無支飾矣推之命案之鄰佑有確憑不致擇肥拖累服制之案有支派不致平空捏造而於辦災一事稽查戶口尤有把持此余行之有實效者奈何靳此半年之功而失無窮之利耶惟此冊必須查實方能有益否則轉有關礙亦不可不知

黃中堅 字震生江蘇吳縣人
嘉慶初集二集

保甲議

保甲之法其來舊矣自周禮有比閭族黨使之相保相受而其後管子以之治齊商君以之治秦皆能致富強之效沿及漢唐法未盡廢及宋王安石行之乃至亂天下於是議者羣以爲不可行豈

法之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歟抑其所以推行者未得其道也 國
家憲章古制令郡縣舉行保甲具昭弭盜安民之美意然往往急
之則擾緩之則怠者何也毋亦人情風土各有異宜而不可不善
爲之調劑歟蓋北方之俗強勁民多聚族而居蘇子瞻嘗言河北
之民團結鄉兵私立約束嚴於官府以是而行保甲豈不甚易若
南方則不然試以蘇州一郡言之吳民氣稟柔脆溫飽者少而貧
窶者多其號爲士者大抵授徒於外室中惟細弱兩三人而已貧
民傭工負販早出晏歸爲餬口計而不足富民惟謹故閉不與戶
外之事市廛之民株守本業其畏里中惡少年如虎如豺等人而
欲其約束鄉里盡則稽查夜則巡行固宜其嚮然不樂也以吳中

地方雜處有強竇壓主之勢其久居者猶或可同於齊民其歲時
假寓倏來倏往者莫不指託貴勢挾其徒黨以爲橫於鄉里居人
莫敢誰何若夫游手好事之徒而授之以柄彼必與吏胥朋比生
事害民使之率衆巡察且有反借以爲姦爲宄者矣然則保甲之
法其將終不可行乎曰凡立保甲欲以弭盜賊也土著之民欲爲
盜必勾引外盜與同事而外來之盜必有土著之姦民爲之巢穴
此人情所共惡而亦所甚易知者也特畏之而不敢詰耳宜令保
甲長各具冊詳書其屬之所業與其無業者而上之有司不以實
者罪之有死亡移徙則以告如此則民之良頑已約畧可觀矣而
其間有窩頓匪類蹤跡詭秘者與夫里巷小偷罪名未著者皆密

以聞而官自令人督察之蓋今在城每里有地方主之在鄉每區有巡檢司弓兵主之是皆可使司其事者也仍嚴爲令曰管內有如此人而不以聞者事發覺則保甲長罪與本犯同地方弓兵亦如之惟此令務在必行而其他科條則一切蠲除之如此則既不至於擾民而亦足使盜賊鮮容身之地其於弭盜安民未必非一助也

任啟運

字翼聖號釣臺江蘇荆谿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有清芬樓集

與胡邑侯書

蓋聞聖賢之爲政也莫大於興民之利去民之害視風俗之所極弊而先救之今宜興之風俗極弊矣賭博之徒日夜譁呼而破家

廢業也賊盜日見竊發而捕役因之爲利也高臺演戲歲費以萬計而不知節也寺廟興作昇神出會開場聚衆日費以千計而不知禁也婦女盛服入廟遊觀而爲姦盜媒也積逋厯數十年而國無餘帑幸免惡生女屢行淹溺而父子恩絕也縊溺強死動成命案而告訢之風勝也矜監與胥吏結納出人把持而廉恥道喪也不有大賢何以救其弊而反之正哉恭聞賢侯之蒞茲土也未及一月而仁風大行四境良民歡呼載道有再生之望豪強惕息莫敢出聲是賢侯之作新斯民者已見於初政矣然愚猶望賢侯以實政而爲經久之規也所謂經久之規者鄉約也保甲也二者其大端也夫 聖諭一十六條其教諭愚民者至詳且切矣而邑中

之宣講者不一二舉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無地而非學也農工士庶無人而不學也今卽奉公令舉行不過期望而止耳孟子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況今並鄉約而不舉是蚩蚩之民終歲而不聞一善言也求其爲善豈可得哉然愚以爲鄉約之不舉由於保甲之不立何也保甲與鄉約相爲表裏者也鄉約之設遠或數十里近或數里凡賭博賊盜之潛匿者約長多不及周知而鄉里所推爲約長者非鄙俗之富民卽年邁之鄉老彼其心豈知有公事哉無事則酒食以爲尊有事則以道遠爲辭年老爲解此人所以視鄉約爲具文而莫之舉也若保甲之法則不然五家爲伍周禮所謂五家爲比也十家爲什周禮所謂十夫

同遂也賭博賊盜之有無五家之中無不周知也友朋親戚之往來十家之中無不共見也一有可疑則得以察之察之得實則告之官賭可懲也賊可擒也知而不舉則五家連坐彼四家者豈肯以其身家爲他人受累哉然而賭博盜賊之不敢報者又有故博徒皆無賴也盜賊皆梟雄也其暴如虎狼其毒如蛇蝎良民方惴惴焉吞嚙之是懼敢劓其牙攫其尾哉諺云姦近殺賭近盜故里之中有賭場而穿窬至矣有一穿窬而穿窬之類畢至矣日聚而居日賭交夜而散去卽賊黨也故賭博盛則盜賊借之以自藏盜賊盛則汎捕因之以自利月有餽歲有例故多一賊則民多一害而汎捕多一利也汎捕倚盜賊以自肥盜賊卽倚汎捕爲恩主故

附近之民有日夕危懼而不報矣有屢見竊掠而終不報矣非不欲報也不敢報也一有憤而告之官者則汛捕羣起而攻之需索百端凌辱備至而盜賊不獲也一不如意則轉誣其家爲盜綫或失主的知盜賊之所在而使擒之則汛捕反授意於盜使反噬失主爲枉盜爲挾讐故一有報盜而千金之產立散者矣一有報盜而所需索反倍於賊之所竊者矣蓋官慮盜賊之關乎考成而胥役遂窺其隱而中之也盜賊且如斯博徒又何論然則若輩又何所懼而不恣行哉若夫逋賦之害又可畧陳矣其一則因賄而逋也其一則因訟而逋也鄉約廢則禮讓少而以勢相使以力相爭保甲廢則結報無人而刁唆告訐之徒皆得以乘其隙故兩智相

軋則並亡兩愚相抗則並亡兩愚受制於扛訟則又並亡株連數十人捱延二三載鄰佑證佐困於波累則又並亡蓋貪官藉猾吏以爲羅網吏藉刁訟以爲餌至苞苴之賄既窮然後水落而石出如近年命案歲以百計而其實曾有什一否哉此風不革而欲民之富不可得也又有非賄非訟而日趨於貧者則戲會二者爲尤甚村落之居大者數十家小者十數家每歲必演戲曰此酬神也梨園之餽贈供給必十數金也迎送往來之費必數金也親戚聚會宴享之費又必加數金也故半日之謳吟歌舞而三四十金之費已盡矣出會之時千百人爲羣其盛者數千人昇一土木之神周遊村落車輿僕從必數千也騾馬必數百也旌旗矛戟之具延

數里也金鼓笙管之繁聞數十里也冠服珠寶賃借之費不下數百金也男女雜沓老少奔波至一村落則有香金之餽迎犒之席其費又不止數十金也故出會三四日而總計所費不下數千金矣費日甚民日貧賦安得而不逋哉又况出會先期一月環戲所闢地數十畝設棚百十間名曰接場列市肆陳博具設酒食廣召異方之衆使相角而取其贏故接場設而賭博盜賊之徒皆羣集而莫可致詰此其害并不止糜費逋賦而已也且逋賦之故有出於民者有出於上者小民終歲所入有限而不經之費無窮以有限供無窮固不足以相給矣而上又以數年積厯之逋賦雜然而征之小民欲應此則必負彼吏胥乘其不能盡應也則怵之以必

責之形民畏責則不得不轉謀之吏胥吏胥乘其急而教之以拙
擱之法故餽以十之一者三月無征餽以三之一者終歲無征經
三四年之擱而民之餽於吏胥者已過於所當納矣其餘收書有
虛串之弊副役有代比之約則以欺項繁多而長吏之聰明有不
及察也且宜興之地西南百里而遙東北百里而近故有一人入
納而宗族親戚附之以納者有孤寡疾病難行勢不得不託之人
以納者吏胥執納者而詐之曰爾何包攬長吏不察則亦拘納者
而責之曰爾何包攬夫包攬以禁紳衿之抑民以自肥耳豈以責
急公趨事相周相恤之民哉故包攬之禁厲而不能自納者必託
之差役之手差役因匿而吞之嗟此醫瘡剜肉之民何堪飽此虎

狼之腹耶差役未易則姑爲推捥之法差役一易則仍責之民民安得而不日困賦安得而不日逋哉夫吏胥役於官者也而以詰盜則聽之以鞠獄則聽之以催科則聽之幾何不以役吏胥者役於吏胥也且邑長者民之父母也吏胥者邑長之僕也爲民父母者坐視豪奴悍僕魚肉吾赤子而莫之救非惟莫救且張其翼而附之牙若必盡食吾赤子而後快者是何心哉此貧民所以嗷嗷待命而幸賢侯之有以生之者也何以生之治賦以簡則民力易供也治獄以明則民隱易達也治賭博盜賊以威則民居易安也禁無益尊碩彥則民志易定也而吏胥之必嚴則又祛弊除害之大要也數者生之之道也若夫擴賢侯好仁之心而當嚴禁者則

又有溺女一事焉父子至愛也殺之至慘也呱呱何罪甫見天日而使之畢命盆水之中則以衣食之不周而忍而爲之也習以成風而家能煖者亦踵而爲之矣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心耳父子之愛而忍以相殘則何事不可忍者其背生人之理而乖天地之和可不甚哉賢侯誠嚴禁而痛懲之爲天地廣生育之氣至德也爲小民養惻隱之心至教也夫賢侯一令而無賴畏威吏胥揚息桂蒲屏跡使民得以優游養老樂生送往而又及於嬰毒之細如此豈不洋洋乎至治之風哉然愚抑有請者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賭博盜賊溺女諸禁可責之保甲而保甲之嚴不在保甲也演戲出會刁訟遊女可申之鄉約而鄉約之明不在鄉約也古之言曰

表正者影直源潔者流清必至誠至公使民情無不達於左右則
吏行姦欺紳衿關說之弊不得至乎其前又何害之不戢何利之
不興哉此又愚所謂實心行實政之說也某固陋讀孔孟之書有
以自樂生平無片紙隻字入長吏之門而今喋喋於此者誠聞賢
侯之新政而慶宜民之得有父母也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執事其
察之

嚴如煜

號樂園湖南澧浦人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授知縣官至陝西按察使有苗防備覽洋防輯要三省邊防備覽

三省邊防備覽策畧一則

保甲本弭盜良法而山內州縣則只可行之城市不能行於村落
棚民本無定居今年在此明歲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徙數處卽

其已造房屋者亦零星散處非望衡瞻宇比鄰而居也保正甲長相距恒數里數十里詎能朝夕稽查而造民牌取戶結斂錢作費徒滋胥吏之魚肉值上憲或委官稽查長正領所管牌頭於適中場集守候動至旬日既已廢時失業又復多食口岸實爲有損無益至客店之循環簿亦只可用之城市外省流民人山多寄宿林巖匪徒則由徑取捷均不在客店安歇所謂客店不過貿易之小販而已各縣邊境距治恒數百里如客店必照例造冊陳核則僕僕道途不勝其苦矣

李兆洛

字申耆江蘇武進人嘉慶乙丑進士官安徽鳳臺縣知縣有鳳臺縣志及文集

鳳臺縣志論編查

謹按編查戶口以嚴保甲爲政之急務也鳳臺地廣人稀其湖窪之地往往彌望四五里無聚落遂至藏姦蓄隱時時爲擾則保甲尤宜急講而行此實有數難村落大者不過十餘家小者或一二戶彼此相距或四五里奇零星散無從合并一家爲匪則數家從風一村爲匪則數村染習蓋從惡如崩波流之勢且爲匪必結黨善長遂無以自立卽能自立亦不敢攬其鋒此由積習漸靡相糾相坐之法不能一朝制也民性不戀土無業者輒流散四出謂之趁荒或彌年累月不歸十室而三四其外來者則又隨宜逕便營土屋附田塍爲居或彌年累月不去不忍逐又不可編則派甲派總之術又窮今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仁溥義浹四達交通

小民就其所利寄
是故非傳已也
歸并之說動有難
行

無遠弗届生齒百倍於昔斯邑獨彫敝不可爲而生齒不繁者豈
非流移者衆耶是以保聚教訓戒遷徙詰姦慝尤不敢不兢兢竊
欲并村落之最小者使歸附近之大村落聯其什伍毋得擅徙外
來之戶不得於野僻處營結草菴棲止其僦屋久居者隨時編冊
登明原籍嚴其任保掖其良善其頑梗者得卽誅之使愚民無與
爲非良民日益畏法則保甲庶幾可行然非上下一心撫循周密
則恐大爲繁擾利未見而先受其害嗚呼聖賢商治必藉手於庶
夫民土著則生齒繁矣安樂其處則民土著矣田疇闢室屋完則
安樂其處矣勤治生則田疇闢室屋完矣知嚮善則勤治生矣明
是非之路則知嚮善矣除其害布其利以遂其生聚之樂治本之

陸建瀛官民親睦非一二能吏所能也其本在於誠

道意者無以易此歟

觀于清端論羅城事書知羅城之難於治鳳臺也更甚而當時治績卓然玩其文歸宿在官民親睦四字夫官民親睦豈徒法者所能幾哉行保甲者又當知所本矣

陳宏謀

見前

諭議每族各設約正

江西地方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合愛同敬尊祖睦族誠爲美舉而日久弊生戶多人雜或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或自相戕賊同室操戈凡不公不法之事往往有之本部院曾經刊發告示諄切諭誠並令將境內祠堂及族長姓名造冊具報已據各屬報齊通省祠

堂有四千二百之多是各屬境內大半皆有祠堂之戶每祠亦皆有族長房長專司一族之事者也夫小民不公不法之事有犯必懲法無可貸然與其懲創於已犯不若化誨於未然地方官果能先事化導設法約束再有犯者然後執法繩之庶幾化導一人卽收一人之益省得一事卽受一事之福但一縣之內地處散渙官司耳目難週今各祠既有族長而族長之下又有房長地近而情親分尊而責專既爲房族之長豈有止司祠祭而於族中之賢否利害漠不相關之理莫若官給牌照假以事權專司化導約束之事將應管條件一一列入如族中某房有不孝不弟習匪打降等事房長當卽化導化導不遵告知族長於祠中當衆勸戒如有違

強不率許其報官懲處不許擅自處死至於口角爭鬪買賣田墳族房長秉公處斷卽爲勸釋如與外姓爭鬪者兩造族房長秉公會議應勸釋者勸釋如經官司兩族房長當堂公言偏袒者分別罰戍族內有孝弟節義之善事亦許報官請獎族房長身故公舉報官承替如薄惡子弟因公言而欺凌族房長尋讞報復者報官加倍治罪至於地方承緝逃盜拘拏案犯承應官府原鄉地保甲之事概不責之族長以族房之長奉有官法以糾察族內之子弟名分旣有一定休戚原自相關比之異姓之鄉約保甲自然便於覺察易於約束本部院意在防患未然因人立教除公祠之惡習卽以收公祠之實效故爾籌思及此因通省情形不同

利弊不同其中事宜如何舉行方無違礙如屬可行牌照欵條如何釐列族長房長如何勸懲或房長統於族長或專責族長而不及房長或就中分別職掌或公舉族中尊長以充約正該府備查所屬情形悉心妥議稟覆並將牌照式樣擬送如有不便舉行者亦卽分晰備陳事關化理切勿含糊

陸建瀛曰族正所以輔保甲近日設立祠堂不過峻宇彫牆以飾觀瞻於古人立法遺意無有也

此卽例載設立族正之意而推廣之乃一族之保甲法也因其勢利導最爲得宜久久行之自有實效後來者奏請裁撤該堂所見懸天壤矣

于成龍

見前

誠情民

上農工商各有一業夫人必有恒業而後安分守已不致放逸非爲乃近來民間子弟率多不工不商非農非士受享父兄現成衣食每日遊手好閒往來賭窩娼家結交匪類富饒者漸至饑寒貧窮者流爲亡命穿窬伏莽是其下場行徑雖云父兄平日失於拘束然已有情民不教而殺俱爲民上者之過也嗣後各州縣官須痛切開導務使小民人人猛省仍着落保甲長各查甲內子弟年至二十歲成丁者着伊父兄上則讀書次則耕種貿易再次則百工技藝督其專課一業毋許遊手曠惰習染非爲違則保甲長報

官提伊父兄責懲仍將本人枷號遊行四鄉以爲惰民之戒如保甲長徇隱不報及挾讐誣報並罪不恕

凌如煥

字榆山江蘇上海人康熙癸巳進士官編修有古柏軒集

敬陳風化之要疏 三條錄一

各州縣游惰之民散處鄉城宜亟爲整理也凡民之生士農工商各執一業然後知愛其身家而教化易入所最難布置者游惰之民耳幼不習詩書長不勤手足不習詩書則不明理法不勤手足則不免饑寒當其游惰之時尚未至有殺人爲盜之事而賭博出其中酗酒出其中頑童娼妓出其中命盜之基實由於此近奉諭旨令州縣官於公事之暇各巡歷鄉村詢民疾苦宣布教化此

親民之隆規良吏之法守也臣查直隸各省現在舉行保甲每十戶聯爲一甲將某里某甲某人姓名生業悉記冊籍懸掛門牌爲州縣者按甲稽察卽可知一邑之中讀書者若干人力田者若干人爲工商者若干人其不列四民之內而習游惰者若干人初無難查核也請嗣後州縣官巡歷鄉村時每至村鎮會集之所卽令保甲傳齊附近游惰之民面加訓誡諭以圖謀生計愛惜身家其間有本無恒產流爲游惰者如係老幼廢疾應照例給發孤貧口糧安於養濟院內至若強壯之民雖無田疇當勸諭爲佃戶雖無店業當勸諭爲傭工使之馴其性情勤其肢體則族黨鄉鄰亦斷無始終棄置不相容留之人也其有游惰之民處於城郭者與州

縣衙署附近猶易隨時覺察一體撫循向來情頑實因目不睹官長之面耳不聞官長之言習於放廢改過無由一旦民之父母代謀其生計代恤其身家未有不翻然悔悛然覺者儼或下愚不移則董戒以威之鞭撻以辱之亦不待其有殺人犯盜之罪然後誣之爲無可如何也如此則各州縣游惰之民可漸次消除而教化流行矣

陳宏謀

見前

與蜀中當事書

蜀風悍野五方雜處不似粵中醇樸平時所謂囑嚮子者不僅懲創於已犯必須解散於未然平時依草附木呼朋引類遇事輒隨

聲附和故散之則見其少聚之則見其多也保甲之法在他省或
難見效在川省則易見功此輩於到川之處有所稽查庶不至猖
獗爲害然盜賊皆起於貧窮皆由於無業自來以保甲爲弭盜之
計不知防之使不敢爲盜不若養之使不必爲盜所云編查惰民
誠得此意惟編造之法不患其遺漏而患其紛擾安插之法不患
其疏虞而患其失養尚宜通盤籌及未可舍本而徒清其末耳

更上一着爲政者須識此意

王鳳生 見卷二

查邪教

邪教敎錢惑衆最有害於風俗人心必須迅速查拏勿令傳習日

久致爲地方之患然罪魁只在斂錢惑衆之人若鄉曲愚民茹素
念經志在求福一爲煽誘易墮術中是其情尚可原又未便玉石
俱焚故律禁雖嚴而 朝廷寬大之詔亦准被惑愚民白首免罪
爲民父母者顧可不教而誅乎余在平湖因查保甲訪有習教斂
錢聚衆唸經之事當卽按名密拘起獲圖像經卷分別首從照律
詳辦並同合邑村莊多染是習若不芟其枝葉勢將滋蔓難圖適
於保甲換冊之時各坊鄉耆咸集因密與之約令轉告各坊內甲
長牌首限日挨戶查明如有茹素唸經歸教之戶曉以利害勸令
改悔俟余親蒞該鄉之日飭令帶赴投首繳經開單具結免罪仍
飭牌首甲長鄉耆遞相保結如敢再犯隨時送究倘有抗不遵令

准牌首獲交地保送案究治其并無習教各坊亦令鄉耆甲長牌
首出具不致隱匿扶同切結使其層層約束各有責成一面摘敘
簡明告示挨順地段排序日期訂於某月日躬蒞某坊宣講 聖
諭鄉耆牌甲卽帶齊歸教投首各戶於其鄉公所伺候諭話飭地
保先期領示願貼到日如前舉行并當場剴切諭令茹葷飲酒統
計改教者六百二十餘人隨彙造一冊遵例申報臬司衙門備案
自是四境肅然未嘗僉一差出一票以擾累吾民是則保甲之爲
功不淺也

徐

鼎河南遂平人康熙癸巳進士雍正五年官杭嘉湖道

請稽保甲以便徵輸疏

見雍正

硃批奏疏

竊查保甲一法屢經奉 旨通行而江西里書之弊又久蒙 皇
上洞悉曾頒 勅諭是二者誠相須爲用可一舉而兼得一勞而
永逸者也蓋浙西湖河交錯支港相通賊船之忽去忽來最難防
範沿岸之寄囤窩引最難蹤跡無事則均屬平民遇事則頓作匪
類必得水陸一體俱立保甲且不徒空造文冊務在挨戶核實按
船編號方可釐剔至錢糧包攬飛灑以致歷年拖欠亦由戶名不
清村莊不順所以里長雖行禁革而變爲圩頭圖總甲首種種名
色甚且有矜監吏胥暗占爲缺者蓋浙俗糧冊並無的姓的名或
子孫分析承用詭名至輾轉授受又聯合數姓報作一戶因而互
相推諉並不知爲何人或投託豪戶名下代納任其侵蝕無從稽

考又或一戶之糧數人應交而散居各處別鄉之人置產此地而相隔爲遠於是滾單不能挨送不得不用一熟識根柢之人令其查造傳催伊等既操其權遂致從中舞弊若果按保甲之實戶問田產之坐落以田產之的名編行糧之圖甲挨莊順敘戶戶可稽則錢糧何從詭寄抗欠何難追比乎但浙西州縣事務極繁保甲順莊以及船隻編號等事有司實無專功親身查驗亦惟虛應故事終於無濟臣已稟請撫臣於 命往浙省試用人員內派發數員酌量委辦卽以試其才否專令協助漸次料理則雖有豪強不顧者無可藉口阻撓行之自有成效第旣成之後民間遷徙不常田畝時有典賣必得隨時推收過戶始不致日久混淆而稅契亦

不致於隱漏然欲令隨時開報改註冊籍事誠繁劇州縣官止能
總司察核或令佐貳代收代註或於大邑酌添閒員協理伏惟
俞允似宜將實力挨查水陸各事宜並請 勅行蘇松等府庶太
湖泖湖連界處所姦民無所隱避而三吳田賦均得清釐矣

黃可潤

字澤夫號壺溪福建龍溪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直隸河間府知府有畿輔見聞錄

直隸保甲

直隸行保甲之法北府順天河間天津等處更爲切要不但以稽
察匪類逃旗燒鍋邪教而已遇災賑卹戶口已可得梗概保甲人
多因循諱匿不妨使知兼爲賑務而設則彼報明恐後特官爲親
點先事未必敢捏報十家公保亦稽察不能僞冒耳有父者子雖

分居不得另占戶有婢僕者不准遺要緊在冊造完交與徵糧里書令將每戶有田若干註於各名下嚴諭不許高下其手於點時偶摘查問便可悉其貧富之象矣

晏斯盛

字一齋江西新喻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湖北巡撫有楚蒙山房集

社倉保甲相經緯議

周禮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稽其實則井田蓋爲之經非區區比聯保受率制而束縛之也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匠人九夫爲井井十爲通孟子之八家同井以井田橫排之一通之地亦無不五家相比十家相聯者則同井同里卽相比相聯而相保相受實相經緯於其間

矣蓋就相生相養之地而行政教法令於其中是以習其事而不覺久於其道而不變也周之衰也管子因之作軌里連鄉雖稍稍小治一時而未睹大效亦一舉輒廢未見樂易而可久秦漢隋唐以下其民厖雜而無所紀宋熙甯中有鑒於此而編閭里之戶以爲保甲事本近古故行之不廢然亦第相保相受而未得其中相生相養之經也竊嘗籌之天下之民必有相生相養之實以爲之經而後可行相保相受之法而爲之緯社倉保甲原有相通之理亦有兼及之勢昔後漢劉般言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是在東漢之時常平之弊旣已如此數年以來於穀貴時俱增價而糴穀遂因之愈貴穀愈貴

至於無可糴將無所恃以爲糴且常平之斂也穀賤而糴市人藉以增價貧民旣苦湧貴其散也穀貴而糴市人因而囤積貧民又苦支持其糴也城市而已遠鄉之民寡妻弱子不能沾顆粒卽使移粟四鄉脚費已耗而無錢之民究無所得粟至於義倉之設建在當社於民甚便然隋倉之積徵本於民是正供之外又復徵賦其本已失朱子崇安之積借本於官因本得息夏冬價值相較貧民實食其利然其時雖下令司倉而州縣之行行之者不過一二後之行之者尤以爲行之甚難且復滋弊何也其倉多設城郭於社倉之義旣已大悖而積穀之法專主捐輸則仍隋倉之舊又非借本於官之遺且任賑貸者不得其人或更恐積之太多艱於斂散

保甲行則社倉可
以漸舉如此立法
甚善

虛存數日至以空文副功令要皆未能探其本竟其川更推廣而
通變之也今請於十家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之中建立一倉
倉積穀三千石一家大小口相衡約爲三口口穀一升家計三升
一保千家之中日食穀三十石保倉三千石之積足支百日而倍
積之分別極又次貧三等足支一年雖遇奇荒人不爲憂其救之
之法令鄉耆保甲長因勢順情次第興舉各保之倉輪流進糶
相稽查年清年款視社長爲尤易而累弊亦可盡除由此官考其
成隱然有上下相維之勢行之既久人有所恃安土重遷至於歲
慶屢豐積貯日富以其餘息因倉立學膏火可資息又有餘則保
中之鰥寡孤獨昏喪無資者皆可因而給之豈非上治哉

保甲行於井田之時此探本之論後世田不可井乃不得不
謀變通之法

保甲書卷四

原始目錄

康濟錄嚴保甲

陸曾禹

附
里甲論

劉洪

保甲書卷四原始

古遂徐 棟致初輯

陸曾禹

浙江錢塘監生有救饑譜乾隆四年吏科給事中倪國璉進呈賜名康濟錄

嚴保甲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朋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註云保猶任也居相親近則易爲督察也相受者居同門閭則可相容納也相賓者賢能皆備於中相與賓而興之也

齊管子禁藏篇云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

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逃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昔施伯對魯莊公言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觀其所重不外於保甲法則保甲之不可不急於行也明矣

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鞅使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其法以五家爲保十家相連收司相糾察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司猶管也爲什伍之法使之相兼管也此非衛鞅保甲之法乎心雖殘忍才頗雄長欲民之守其法遵

其令亦若舍此不能蘇東坡云帝秦者商君也危秦者亦商君也美哉斯言也使以是法而範羣黎悉歸仁厚焉知不能以王道而化成天下何至立法自斃而遺後世之慘哉

宋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分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保一家犯事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盜文康奏復之其賑糶法人目二升團甲給票赴場請糶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歲出米六萬石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張公以十家而共除一人之弊此弊之所以除也法變則盜興

王文康公奏復之蜀人不但爲之喜而且爲之謠其法之有益於民而不可廢也審矣膺牧民之任者思欲共躋於升平當以張公之所行爲善則

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於是諸州藉保甲聚民而教之

至難行者保甲蓋里閭紛紜民居繁雜一時豈易稽查此事總在賢能縣宰隨時審勢逐段分清積久認真漸有就緒王安石本意亦欲寓兵於農但訓練無時妨農擾衆是以行之無成欲行保甲者當不泥古而仍不背古斯稱大經濟

邑有快其殺入者
以子資其無已而
以然其非行保伍
之法其以按鄉巡
之法其如足其
治之法其不可

程伯淳令留城度鄉村之遠近爲立保伍使其力役相助患難相
扶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令無失所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擇
其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之有
勸有恥在邑三載民愛之如父母

保伍之法賢人君子之所必重者蓋以舍此則無以聯絡人情
而使之交相勸勉也故程夫子於鄉民社會之時特立科條使
其有廉有恥患難相扶且拔其秀者而教之皆由別之清故能
勵之切使非保伍爲立科條何從下手

范仲達爲袁州萬載令善行保伍法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雖
有奸細一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之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

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後張定叟知
袁州欲覓其法而不可得偶有一縣吏畧記保甲之大概云縣郭
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而制變者也一個隅
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若諸鄉則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
然寓大小相維之意其用人子弟必使竭力料理非比泛泛每以
旌賞拔擢而激勵之

留心濟世者無時不以善政爲念者也若仲達行之於前定叟
訪之於後惜乎不能盡得其妙惟隅官之置知其所重要知防
衛而制變者卽社長之類是也總之獎賞之事明則彈壓之用
切匪類不容於甲矣

朱熹於建寧府崇安縣因荒請米旣建社倉乃立保甲法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逃軍無行不得入甲凡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惟願者開其大小口若干共登一簿以便稽查

保甲法雖不爲社倉而建但旣建社倉此法斷不可少不然司事者無人舉報者無人賢否無由而別虛實從何而知故欲富國強兵者在所首重而欲敦倫善俗者亦不可少緩也朱子學其天人豈漫無所據而力行哉

從政郎董煟曰官司平日宜豫先抄割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月里正申縣改正凡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割存縣庶免臨期里

正有賣弄之弊

臨期抄剗其弊無窮古今一轍惟保甲行而貧富瞭然矣然得之於平日者始爲至當故豫爲抄剗濟世之長模也

明張朝瑞行保甲法或言往歲賑饑皆領於里甲今編保甲以代之何也曰國初之里甲猶今時之保甲昔相隣相近故編爲一里今年遠人散每見里長領賑輒自侵隱甲首居住寫遠難以周知及至知而來來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追而得計所得不足以償所失故強者怒於言懦者怒於色只得隱匿而去甚有鰥寡孤獨之人里甲曰彼保甲報之於我何與保甲曰彼里甲報之我何與焉互相推諉使民死於溝壑無可控訴者難以數計不若立爲畫一

之法俱歸保甲蓋凡編甲之民萃聚一處其呼喚易集其貧富易知昔熙寧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糴米徐寧孫逐鎮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也

除奸剔弊莫善於保甲故留心賑救者首當重也蓋保甲不行則審戶不實無論施恩之大小悉爲奸人冒破侵欺鰥寡孤獨以致嗷嗷待食者仍絕粒而填於溝壑也保甲顧不重哉

王守仁巡撫江西行十家牌法曰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

備查攷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指諸掌

十家牌一行真實無虛則保甲之法已得八九但須註明左右隣居及每季更換之人方稱至當否則遷移物故仍然混雜而無稽

周孔教撫蘇時曰弭盜安民莫良於保甲法是法也爲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人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之也難爲賑饑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之也易今令各府州縣擇賢能佐貳一員專董其事大概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夾每保統十甲各設保正副等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分東

西南北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南與西北亦如之其在鄉四方保正副又以在城保正副分方統之假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一保在城東二保統東鄉二保餘則皆以此爲法是保甲者舊法也以城中之保而分統鄉間之保者新設之法也若鄉間保長抗令卽添差助城中保長協力處分凡公事可以立辦矣保甲之法固不可緩若以在城保甲統在鄉保甲未免近於穿鑿不若文公所行之法簡便而穩當也

謹按保甲之法不立城市錯雜鄉村寫遠在位君子烏能知其賢否併有餘不足之家也惟行之有素按籍而稽奸宄不得容留貧富瞭然在目故不論賑濟賑貸賑糶皆不可少雖平居無

事之時亦不可不以周禮爲先也管子行之於齊而桓公得霸
衛鞅施之於秦而孝公富強蜀人之美頌張王二公皆不離於
此也熙寧之可嘆者安石欲寓兵於農反妨農時致民饑饉不
足道矣程伯淳令於留民以此而載之如父母朱文公建於閩
貸以是而不致有侵欺賢人君子尙不能舍此而政治後之爲
政者何皆夢夢而不知所重也惟范仲達行之而亦臻其妙後
張定叟欲仿之而不得其傳蒼生之有幸有不幸也繼此則董
煟與張朝瑞言之鑿鑿悉中弊端不可不聞也王陽明之十家
牌不踰此意周孔教之撫蘇法賴此成規總之保甲之法行任
彼千頭萬緒散漫難稽我則有條有理坦然明白賞罰旣當風

俗自敦孟子亦言之矣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非此意耶

前書有未載入者補附四條於後

宋陸九淵知荆門軍時保伍之制州縣以爲非急務多不檢察九淵首申嚴之奸無所蔽羣盜屏跡

曾鞏知齊州行保伍之法使譏察行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

明萬觀知嚴州府郡東七里龍有漁舟數百艇時肆剽竊乃下令編十艘爲一甲各限以地使自爲巡警有犯必連坐不匝月剽竊之患盡除

胡友信爲廣東順德縣力行保甲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有罪由是境內甯謐

附劉淇里甲論

淇字武仲號南田山東濟甯人有衛園集

縣何以里里何以長也所以統一諸村聽命於知縣而佐助其化理者也每縣若干里每里若干甲每甲若干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節節而制之故易治也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自上治下率不過五人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東漢志云鄉置有秩三老掌

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耆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又鄉有鄉佐主民收賦稅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北魏太和中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徵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始罷州

郡鄉官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鬪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州縣者卽謂之越訴里老歲時謁縣庭知縣必接之以禮貌不遽賤辱而笞傷之也其人旣嘗已爲公家所優藉必自愛而重犯法鄉人見知縣之日少見里老之日多里老得其人則鄉人亦莫不自愛而重犯法此教化之本也其後遇里老如徒隸伍伯少謹厚者卽不肯承且諸事一無所關唯用之儼督租課所以影射侵漁者萬方旣遇之以徒隸伍伯則彼亦徒隸伍伯而已矣烏有愧恥萌其念慮哉然則非里老之過也所以用里老者之過也近時

患其如此改爲滾單及自封投櫃之法而里老遂廢嗚呼此餽
羊也而亦亡哉

予輯保甲書見前人言保甲之利弊功效甚詳而特未有爲
探本窮源之論者因爲之說曰治天下之道保甲而已矣保
甲之法分合而已矣遠古以來未有能舍分合法而治天下
者草昧初闢締造艱已百屯之象曰君子以經綸經綸分合
也君子之開物成務不外乎此繼世之創制顯庸亦不外乎
此夫豈強而致哉天地之大有二氣五行之成化焉古今之
邇待歲月日時之遞推焉人身之運動司於耳目官骸草木
之滋生榮於枝幹華實賴斯以論蓋無令之不分卽無分之

非合特習焉而人不察耳昔治天下之聖人知而因之厥有
庖羲氏首出御世紀官分方黃帝氏晝野分州規模愈備此
上世經綸之始卽自來保甲之宗越後二帝遵焉三王遵焉
秦漢以降州可郡郡可道道可路路可省易其名不能易其
實則亦無不遵焉微乎太哉順造化之自然定宇宙之全局
古聖人分合之治固卽觀俯察近取遠取以得之者也然則
治天下一大保甲也而州縣亦一小天下也天下非一人所
能理於是有省有府有州縣州縣亦非一人所能理於是有
鄉有保有甲省與府皆撫司道郡守合治之衆有司分治之
州與縣收合合治之鄉與保與甲鄉約甲長保正分治之其

勢異其事同其制異其道同天下不能不以分合之治治州縣能不以分合之治治哉且夫一藝之微非分合無以致其用一事之細非分合無以底於成日用行習亦安在而可離保甲法者是故得其意則以之治萬事萬物而咸宜不得其意雖欲治一鄉一邑而不足藉曰不然是天下可以一人治之而不必庶司百職也一省可以一督撫治之而不必監司守令也一郡可以一守治之而不必州縣佐貳也且一元之運無俟二氣五行之成化歲月日時之遞推也一人一物之體無俟耳目官骸之異其司枝幹華實之形其茂也有是理

與